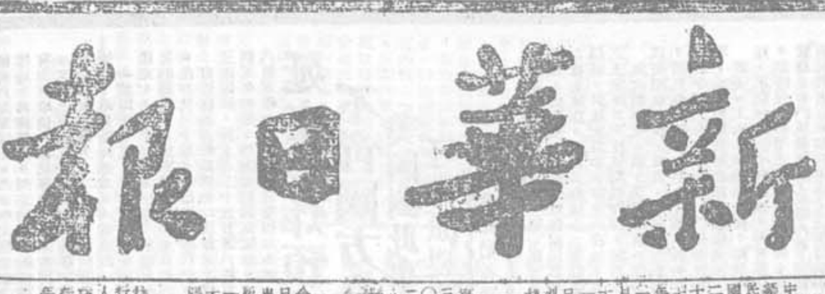

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國泰 今天獻映
風流王孫
唯一 今天續映
霓虹七彩
跨海平魔
新川 今天獻映
故城風雲
斷然超過：荊棘幽蘭
民衆 今天繼續獻映
全部美豔十彩歌舞滑稽笑片
畸人豔跡
昇平 最後數天
無敵武俠片
風塵三俠
紅拂女與虬髯客
董小宛
一園 今天日夜獻演
全部豔麗五彩
百劫英雄


群衆
第十一卷第八期
業已出版
定價
目錄
渝來期一十卷一十第
印精紙報白版滬
每册七百元
本報發行課總經售


SENFU
新中藥行出品
傷風咳嗽良藥
咳利舒
主治 傷風咳嗽・氣管支炎・久咳不愈・頑固哮喘・
中央衛生署許可證第一八一七號
止咳第一
防癆 治癆 良藥
補血
小兒百日咳特效藥
猴棗化痰丸
中央衛生署許可證第一八一八號
鎮咳片
☆中央衛生署許可證一八一五號☆

[18] 151

國民黨使用六十萬軍力
大舉進攻蘇皖魯解放區
國民黨軍再向晉南發動攻勢
魯中國民黨進犯軍一營已被消滅

▲南京三日航訊　內戰形勢，自茶縣定，自三日起，蘇北、山東南部的內戰，已打成一片。國民黨已在這一戰綫上，使用了十七個軍，計劃分爲三個方面。第一方面爲蘇北戰場的南線，這一線使用七個軍又一個師（計第五軍、二十五軍、七十四軍、一百軍、四十九軍、六十五軍、二十一軍、九十九軍之一個師），其中只有七十四軍及二十一軍目前尚未全部參加作戰，共目前攻擊目標爲東台、海安、興化、邵伯、盱眙一線。其第二方面爲蘇皖的西線，這一線使用三個軍又兩個師（計五十八軍、第七軍、四十八軍及九十九軍的兩個師），共最近攻擊目標爲睢寧、宿遷、泗陽、五河（按五河已被侵佔）一線。第三方面爲魯南，其所用兵力爲六個軍（計徐州的五十九軍、二十八軍、八十八軍、七十七軍、五十一軍以及海州的九十八軍），攻擊目標爲臨沂、郯城、台兒莊地區。如再加膠濟線上的五個軍（計青島的五十四軍、濰縣的第八軍、濟南的十二軍、七十三軍及九十六軍）共爲二十二個軍，兵力六十萬人以上。（新華社）

▲絳縣四日電　國民黨軍閻軍，南北呼應，二次大舉進攻晉南解放區，已沿同蒲路開始。上月廿九日，聞喜國民黨山場到六十九師、四十四師南師兵力，附山砲三門、輕重追擊砲十餘門，在飛機戰甲車掩護下，由聞喜城向八路軍猛犯，並即向解放區之南關車站、王莊、高堡鎮等地猛犯。當日即將南關車站、王莊、高堡鎮等地，再度侵佔。現正向鹽石的仁義鎮，董封的老張灣等地猛攻中。進攻聞喜南段國民黨軍，遭遇八路軍有力反擊後，國民黨反動派除在聞喜水頭間集結四師（四十師、七十八師、一六七師及新一師），準備再犯外，又于上月廿五、廿七兩日陸續將駐陝西的九十軍二個師，經永濟以西大慶關渡河，開入晉南增援。現該軍五十三師已於上月二十七日沿同蒲路進抵解縣，距運城前綫，共另一師（番號不明）亦由河南開進安邑，準備隨時進攻。（新華社）

▲萊陽四日電　魯中八路軍在淄博礦區近郊，展開反擊戰，殲滅國民黨軍一個營。盤踞於淄博礦區的國民黨軍七十七軍共一九三師，於侵佔博山東南十里的西河鎮後，復竄陷西河東方八里的西坡鎮，企圖作再犯的據點。八路軍於上月廿九日舉行自衛反擊，將該鎮的該師七七七團一個營，全部殲滅，并砍毀該鎮四周工事。生俘共六十餘名，斃傷八十餘人。

自膠縣城沿膠濟路西犯，一度侵陷芝蘭莊車站（膠城西二十五里）的國民黨軍五十四軍第八師二十二、二十三兩個團，於上月二十五日遭八路軍反擊，退過芝蘭後，其殘部千餘人已於二十九日竄回膠縣。現膠縣至高密間，已無國民黨軍蹤跡。當該部倉惶逃竄時，美式國民黨機一架曾飛至芝蘭莊車站作低空掃射，被八路軍擊中起火，墜落於膠縣城南郊。駕駛員兩名，當被擊斃。（新華社）

延安被炸預示局面嚴重
不啻國方全面內戰信號
美國對此事件應負相當責任
好戰派製造謠言圖掩蓋事實
新華社記者評論延安被炸的官方反響

▲本報南京五日專電　關於延安被炸事，南京國防部發言，想用『偷天換日』手法，輕描淡寫，藉以掩飾國民黨好戰派橫蠻兇惡的面貌。南京新華社記者評稱：延安被炸，乃是我關係十年來最嚴重的局面；是國民黨好戰派發動全面內戰的信號。因延安爲中共中央所在地，且其直接轟炸目標，又指朱德總司令總部所在地之王家坪。所投延期性炸彈，顯然是炸延安朱總將軍總部之堅固建築。

此次轟炸延安事，美國應負一部份責任。因轟炸延安飛機，是美國在日本投降以後租借與國民黨者，飛機所用爲美國炸彈，美國彈給，美國汽油，而且爲美國人在美或在華訓練的空軍人員。故美方如誠意勸停中國內戰，應將現在中國之全部軍用機（已發歸民用與執行部交通用除外），交由調處執行部管理；或由美軍將全部軍用機收回。

對於此次轟炸，國民黨將會要求交回人機，但我們因其是反內戰來延，不能如過去十個月來，各次被迫降落者同樣遣送回隊，否則，即爲鼓勵內戰。如國民黨矢志和平之誠意本之人機未曾交還，即派機飛延轟炸，則更表示出國民黨當局是專門美發團結，鼓勵內戰。如發國際、任卓宣（葉青）之流，更可由中共派出武裝將南京來加以逮捕，這斷然是不可能自圓其說，而係謬會殺氣的說法。至國民黨空軍司令周至柔所謂：『炸延安者，只炸郊外飛機場』云云，完全不符合事實，蓋在一九三九年延安市已爲日寇炸毀，延安所有軍政機關及商業區俱在延安四郊，此次被炸中心之王家坪，即在延安東北郊外，而爲延安的主要軍政區域。又國防部發言人說：此次炸延飛機，未入延安上空，這位發言人大概還沒有參考國民黨駐延安聯絡員來內戰專家的報告。延安城區甚小，飛機場即在城外，飛機如不經過延安上空，即無法低飛轟炸掃射王家坪。諸如此類自欺欺人的謊言，實不值一駁。

滕代遠將軍發表談話
讚許解放區人民自衛力量
并堅決表示：反動派不停止進攻，解放區軍民決不停止抵抗。

▲延安二日廣播　十八集團軍副參謀長滕代遠將軍，日前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說：反動派最近全面進攻解放區，尤以對中原、蘇中兩軍區最爲猛烈。但中原軍區李先念、王震、王樹聲等部以極大勇敢與美國軍事顧問團援助的反動派進犯軍作戰，已使反動派的主要企圖遭到嚴重打擊。蘇中軍民在自衛戰中，不但消滅犯軍三萬五千之衆，而且[illegible]。[illegible]中共與人民武裝力量[illegible]。

，不無鼓勵。尤其嚴重的，是此次轟炸，尤分發動。我們有力量保衛解放區，保衛和平民主，戰勝一切反動派的進攻。他說：只要我們團結，使奔業來不驕不餒，自衛勝利是完全有保障的。膠東解放軍對國民黨機到處濫炸，使無數人民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害的罪行，極爲憤恨。對民主政府之援救與救濟工作，則加讚揚。滕將軍最後堅決表示：反動派一日不停止進攻，解放區軍民便一日不能停止自衛抵抗。反動派如一味蠻幹下去，則由於其力量之日益分散，深入我解放區，處處與民爲敵，勢必遭受我軍更有力的打擊。反動派在進攻解放區同時，在全國對內戰[illegible]

中原新四軍皮定鈞部
勝利突圍到達華中
歷廿餘晝夜千餘里長途行進

▲淮陰四日電　中原新四軍李先念部，於六月廿九日突破國民黨軍包圍進攻後，共東進第一縱隊第一旅全部在皮定鈞將軍率領下，已於七月二十日勝利到達蘇皖解放區。該部橫越豫、鄂、皖三省，經二十餘晝夜千餘里的長途行進，排除國民黨軍的封鎖、追剿、夾攻與堵擊，大小戰鬥凡十餘次，終於衝破一切阻礙，與華中新四軍兄弟會合。華中新華日報特於頭要地位，列載此勝利消息，並以『迎向皮定鈞將軍所部致敬』爲題，發表社論，指出：『這一令人興奮的消息，證明了人民的軍隊是不可戰勝的力量。在求和平，求團結，求生存的鐵的意志面前，反動派的包圍、阻擊、襲擊、困擾種種陰謀，決無任何實現的可能，這一消息，給予面臨嚴重鬥爭的蘇皖解放區軍民以莫大鼓舞。在爲這支兄弟部隊的勝利到達，不僅增加了我們的自衛力量，而且增加了豐富的戰鬥經驗』。（新華社）

個壓民主運動，發展到暗殺民盟中委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這種個行暗殺，無疑將引起全國更猛烈，更廣泛的保衛和平民主運動。反動派出此野蠻卑劣手段，不是表現他們有力量，而是說明他們的日趨沒落。滕將軍最後鄭重表示：我們並不希望戰爭，我們和全國人民一樣切盼和平民主的實現；我們被迫堅決自衛，也是爲了保衛和平民主。所以只要反動派停止進攻行動，退出侵佔區，則和平隨時可以實現。

國民黨當局藉安平事件
圖進攻香河寶坻解放區
安平事前二日美軍曾攻擊蘆台八路軍
吉倫將軍否認中央社謠言

▲延安四日電　自美蔣軍隊與國民黨軍並肩進犯冀東安平鎮八路軍防地的事件發生後，中共方面即要求北平執行部派遣特別小組至出事地點調查真相。但在一週後，國方始遣派出代表。據可靠消息，國方擬藉此機會以保障平津公路（按此公路經過解放區）爲口實，進犯八路軍控制下的香河、寶坻。平津中立的觀察家認爲國方對派特別小組調查採取拖延，乃在于事件真相不利于國方的造謠宣傳，更不利于其犯寶坻香河的陰謀。（新華社）

▲強化四日電　在七月二十九日，美軍與國民黨軍聯合向冀東解放區軍民挑釁發生『安平事件』的前兩日，駐北甯路蘆台美軍，亦直接向冀東解放區無理挑釁。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時，塘沽北七十里蘆台車站美軍十餘人，借同該地僞軍三十餘名，攜迫擊砲一門，輕機槍兩挺，重機槍一挺，乘裝甲車四輛，向蘆台車站東北方小陳莊的八路軍某支隊進攻。發砲九發，八路軍兩戰士受傷，民房一間被毀。該支隊爲促美軍覺悟，忍痛迴避，並急電上級，要求向美軍當局提出警告，要求調查此事件，八路軍爲保衛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將被迫堅決自衛。（新華社）

▲上海五日電　跌寧美軍總司令吉倫中將本日發表聲明，對於外傳他在上星期六接見中央社記者時，所發表的談話，切實予以否認。三日吉倫中將答覆批評最近安平事件事

同蒲北段市鎮
建立民選政權

▲忻縣三日電　同蒲北段新解放區社會秩序已迅速恢復，鐵路沿線重要城鎮如忻縣、原平等市鎮，經該地人民民主選舉，已建立起新政權。（新華社）

吳玉章同志：
在陶行知先生追悼會上的講話
盧實記錄

編者按：前日（四日）重慶各四團體聯合舉行陶行知先生追悼會，中共四川省委員會負責人吳玉章同志曾作沉痛的講話，日昨（五日）本報略作記錄，今特轉錄如下：

吳玉章同志在悲憤當中，對於陶行知先生的事業，作了很高的評價，這可作爲今天教育工作者一個鼓勵和啓示，特以把他全文記載下來。

吳玉章同志很沉痛的說：『主席各位先生，各位朋友，今天我們追悼陶先生，每個人都很沉痛，悲傷，也和前幾天我們追悼李聞兩先生時同樣的沉痛悲傷，這不僅是因爲陶先生雖不是爲反動派殺死而仍然是爲反動政治所壓迫摧殘以致于死，而且是因爲陶先生是新文化新教育的實行家，但是個組織者，倡導者，突然而死，這使我們不能不更加悲痛。我今天提出陶先生的三大特點，以作爲我們深刻研究的參考。這時，會場的悲哀氣氛轉爲平靜了，大家諦聽吳老的說話。吳老說：『第一、陶先生，是一個教育家，但是一個文化的教育家，不是一個普通的教育家。中國自辦學校以來，都採取了歐美日本的教育制度，但只是爲少數的有錢人特殊階級的教育制度，廣大的平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受到教育的人，也只是學習一些技能，或混得一點文憑，以升官發財爲目的。甚至供些危害社會的事情，陶先生反對這種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他主張平民教育，人人有受教育的平等機會，這不僅是改造教育制度的問題，而是改造思想的問題，他的新文化教育的精神，衝破一切陳腐的特殊化的教育制度。在文字上，他主張通俗大衆化的文字，他主張拉丁化新文字，研究拉丁化的方案，我也是主張實行拉丁化的新文字的，我和他常常討論這種文字的實施辦法。他的教育方法是一種大膽的創造，他自己相信他能做得出他所創造的東西，如生活教育學等，表現了他的天才。今天有些較調中比他爲現代的孔子，其實孔子不如陶先生的偉大。第二、中國辦教育的人，往往把教育與政治分開，甚至不過問政治，陶先生認爲教育與政治是分不開的，他一方辦教育，一方面過問政治，而且認爲辦教育的不能不過問政治，如果一個腐敗貪污的政府，暗無天日的政治，試問怎樣能辦好教育，廣大平民教育是談不上，因此他要爭取民主政治，主張教育與政治兩者不能分離，他認爲人就是『政治動物』，他不但認爲生活即教育，而且認爲政治即教育。所以，他是抗日救國會的創造人之一，在七君子被捕的時候，他在國外，否則他一定會被捕，是第八君子了。陶先生苦心孤詣地創育才學校，大膽地創社會大學，他對我說，他要在中國各大都市成立社會大學，在最短期間要有學生八百萬人。這種偉大的精神是爲反動派所深惡的。陶先生是爲主張平民教育而死，是爲爭取民主政治而死。第三、陶先生的教育方式和精神，最值得我們佩服的，他不僅教人會做人，而且教會人怎樣去改造社會，改造中國甚至改造全世界。他辦社會大學，叫學生怎樣懂得社會，怎樣改造社會，要全國的人民都能懂得社會，改造社會。當中山先生所說的『人之所謂大同』，如中國古人所說的民生主義，又是共產主義，他的民生主義，即是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使人人平等自由，大家享幸福，不使那少數人存在，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存在。把人類領導到最幸福的社會上去。陶先生不只那樣想而且是這樣作，他爲社會服務和改造社會思想。陶先生的偉大就在這裏。』吳老總結他的說話，他說：『陶先生未完成的事業，我們要明白，懂得陶先生事業的精神的所在』。吳老還特轉得激昂了，他說：『今天偉大的時代已經到來，社會都到了必須解放的時候了，陶先生是時勢產生的英雄，陶先生所創造的事業，一定能夠達到目的的。』

關於安平事件
中共主速派小組調查
真象未明前中共暫保留態度

▲本報南京五日專電　關於美國『巡邏隊』配合國民黨軍侵入冀東解放區，因發衝突之所謂『安平事件』，日來在此的除經官方報紙大加描寫，吹擂不休外，一般人在談論中，對此亦多報以極冷淡之態度。某方面人士答覆在座若干記者對『安平事件』的詢問時稱：『此事實不屑一談，便無可吹擂之價值』。中共方面認爲冀東解放區，此種準備與行動即可證明完全是所謂『巡邏隊』全係戰門裝備與戰鬥行動，共個人所見資料，可見美方此種戰鬥行爲，正因爲是一種戰鬥行爲，則雙方勢必互有傷亡；但中共爲慎重計，仍主張派調處小組加以調查，在真象未明之前，對此事將暫保留態度。

之時，他說，他對於此事，不能發表任何正式的批判。五日晨上海各報列載中央社消息，並附加『美對安平伏擊將提抗議』，『美向延安提出強硬抗議』等標題，內說，美方軍事當局對於安平事件，已向延安提出強硬抗議等語，而誤指此項消息，爲吉倫將軍所發表，美陸軍總處已請中央社對此一事，予以更正。（美新聞處）

新華社記者
評彭學沛牯嶺談話

——人民不容許反動派再行擴大內戰，當局應立即懸崖勒馬，停止對解放區的進攻。——

▲延安四日廣播　正當國民黨最高當局正在牯嶺指揮全國內戰的時候，國民黨宣傳部長彭學沛於二日『在牯嶺記者公宴會中發表談話』，說要國人『多給他（按指國民黨）一點時間』（中央社二日電）。新華社記者特爲此發表評論稱：彭學沛這一談話，顯係『轉嫁』，卻招認了國民黨當局在進行大規模內戰中已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難，無法實現他『勝利』的夢想。國民黨當局預期一鼓而蕩平中共中原部隊，所得『驚人勝利』。然而驚人的不是國民黨的『國軍』，而正是中共中原部隊的突圍。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中，國民黨軍已經損失七萬多人和許多美國武器，這不能不說是個驚人的數字！在這種情況下，彭學沛就不能不喊『急』。沒有人比政府還急，沒有人比蔣主席還急』。但是國民黨當局既然這樣着急，他們是不是有悔過之心呢？彭學沛的談話給了否定的答案：『但是建國需要一點時間』，『中國事情因條件不具備，往往要慢一點』。國民黨當局在所需要的『一點時間』不是爲了和平談判，而是爲了武力解決，就是說：『快快打不行，請你再給我時間慢慢打下去吧』。中國人民對於國民黨統治集團這樣的要求，也無疑的要給予明確的答覆。中國人民給你們的時間已太多了，十九年來你們的獨裁統治還有增無已，你們黑暗統治遠過西太后、袁世凱，爲中國歷史上所未有。它摧毀，中國人民給你們的時間已經太多了，今天不管你決快打也好，慢慢打也好，中國人民都絕對不能容許你們，你們應當立即懸崖勒馬，停低與度應該立即停止對解放區的進攻和對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恐怖暗殺。

中原臨時休戰獲致協議
小組在西安商討實施辦法
協議能否實行端看國方有無誠意

▲延安四日電　關於中原停戰問題，執行部第九小組于上月廿七日已獲協議，規定本月二日起，雙方休戰，現正由卅二小組在西安協商實施辦法。該項協議能否實現，端由國方有無和平誠意而定。關於協議係由國方代表盧濟時少將，共方代表薛子正少將，與美方代表何柱堅上校共同擬定。主要內容爲：規定八月二日午夜起，至八月廿日止，在戰線上的雙方軍隊，均自現時位置後撤十五里，並停止進攻國民黨軍，對中共軍追擊的國民黨軍，均應停止追擊，并迅撤出其當地，中共軍因衝突而被驅散的中共軍，應竭力停止行動，在一切與李先念將軍會合，以便李先念將軍須于八月九日以前，派代表到達西安，與第九小組或三十二小組會議。同時規定第三十二小組應協助國民黨軍及中共軍，設法供給全區一切部隊食物，并救濟傷病員等項。

第九小組現仍在老河口，另第三十二小組飛抵西安後，曾於上月二十七日上午與中共代表周子健氏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會晤，周氏所提首先要求胡宗南在某一地區停止進攻，以便於李先念部隊建立聯絡的提議，頗得美方代表贊助。但當國民黨代表所提十二小組當日下午周氏所在組所住地區已爲軍管，特務曾使周氏與延安間的出入往來被拒絕，由西安軍事當局拒絕代表，周氏報七月三十日晨，李先念[illegible]

馬歇爾三晤司徒
司徒昨離牯返京

▲牯嶺五日電　馬歇爾元帥五日晨十時訪司徒雷登大使於其旅邸，暢談至一時許始別，午後又晤談兩次。

▲牯嶺五日電　司徒雷登大使五日與馬帥三次晤商後，下午五時偕私人顧問傅涇波，赴行轅晉謁蔣主席，作重抵牯嶺後的第二次正式會談，至時二十分辭出。定六日晨九時離牯赴京，日內再來。（中央社）

社論
提醒巴黎和會和國民黨政府

前此巴黎四外長會議決議召集歐洲和會，但中國不得列入邀請國。輿論界爲此發出憂慮之聲，並提出警告，中國雖是反法西斯勝利的五大國之一，其國際地位卻日落千丈！

中共本其爲中國和平、民主與獨立奮鬥的方針，一方面堅請國民黨政府本六月既成協議宣佈全面長期停戰，本政協既定程序立即改組政府；另方面以向國民黨政府建議組織各黨派參加的和會代表團，以象徵中國的和平統一，表示中國和平統一的決心。

可是，中共的一切苦心孤詣，都被國民黨政府當局拒絕了。國民黨政府當局不僅拒絕中共的合理要求，而且在組織和會代表團的問題上出以欺騙。國民黨政府在其致中共代表的覆文中聲明已將中共代表公函『轉陳主席，奉示以巴黎和會與舊金山會議性質不同，各國出席和會代表均以一人爲限，我國即由外交部長代表出席，未便增加各黨派人士等因』。事實怎樣呢？在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從南京起飛的那天，南京國民黨機關報就傳出王氏爲代表團團長。七月三十日南京中央日報正式刊載『我出席和會代表團』名單，不僅有首席代表，且有副代表。

國民黨政府當局爲什麼不惜對萬目睽睽的和會代表問題，出以如此一戳即破的騙局呢？有人說：這也許是國民黨政府當局對聯合代表團放心不下。但決不如此簡單，因爲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代表團（一個聯合代表團，但民盟竟沒有正式代表參加），比如中共只有一個代表，所以對國民黨政府的對外觀瞻卻只有好處，毫無壞處。所以骨子裏的真正原因並不在此。真正的原因在於國民黨政府當局正在國內雙管齊下地進行軍事的和政治的分裂。尤其在軍事上，他們已經從美國援助獲得可以打一下的本錢，部署早已就緒，而且已經行動多日，進攻全國解放區的戰略，八十的軍隊已經集結於進攻解放區的戰略地帶，百分之八十的軍隊已經集結。

我方中原軍區的部隊在受著追擊堵擊之苦，山東和山西早已打響，『收復』蘇北的進兵已從三方面打來，熱河戰事，就要爆發。除此以外，河北、察綏和東北也是箭在弦上，待機發動。國民黨政府當局既然處心積慮要把中國重新推進內戰深淵，企圖以武力消滅中共和解放區一切民主力量，而在其自己統治區域，則企圖以恐怖和暗殺消滅一切民主黨派，那麼，他們自然只需要一黨獨裁的代表團出席巴黎和會，而不允許有一個各黨派聯合代表團。上述騙局，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要提醒國民黨政府當局：你們在內戰上過于着急，堅持一黨專政，不要坐待各民主黨派與你們的合作；世界的和平，需要着一個真正和平民主的中國，而不是內戰獨裁的中國。[illegible]

我們也要提醒巴黎和會：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如果由國民黨政府的代表團代表，則其代表團根本不能代表中國。[illegible]由這個代表團出席，它的發言是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對於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及其所參加的國際會議決定，中國人民保留我們的意見。

七月三十日晨，李先念將軍[illegible]周氏與延安間[illegible]特務[illegible]當日下午國民黨代表[illegible]二小組要求李先念部隊宣佈[illegible]美方代表[illegible]小組三方代表始在[illegible]國民黨當局封鎖、阻擾[illegible]第三十二小組[illegible]不滿[illegible]民黨軍停止進攻[illegible]（新華社）

特務自動向各民主期刊投書，李聞慘案眞相全部揭露

現在昆明之暗殺團數達六百人　由「中統」和「軍統」負責指揮

▲昆明通訊　法西斯反動派在昆明進行大規模的政治暗殺後，此間已成爲黑暗恐怖的人間地獄；至今爲止，反動派的陰謀佈置並未停止，除佈置造謠誣衊，消滅部隊外，並大規模組織對民主戰士，完全是有計劃的行動，暗殺組織了專業隊已經佈置好了分佈在全市內。據可靠方面傳出的消息：「昆明的暗殺團共有一百多，共分六個區隊，使用的都是美國的新式武器——無聲手槍。區隊長各一人，隊員一百人左右；其中的有十分之一是半公開的，分在市區各個，專門進行調查工作」。參加暗殺的法西斯特務中，屬於「中統局」的較多，「軍統局」的數目也不少，除掉中「中統局」的數目亦較多。

李公樸、聞一多被暗殺後，反動派雖然佈置極大換日，裝模做樣的陰謀，已看得很清楚。最近，特別是一些過去被脅迫而陷入特務機關的人員，他們受了良心的責備，紛紛向各民主期刊投書，揭露反動派大規模佈置內戰的陰謀。據記者週來各方探詢的結果，提到特務方面已透露出了反動派進行政治暗殺陰謀的全部消息。現據採記錄如下：

在六月卅日停戰期滿時　特務接到上級暗殺命令　殺害民主領袖配合「剿匪」工作

反動派佈置暗殺恐怖的行動，很早就已開始，在六月三十日停戰期滿的時候，特務們就奉到上級的「執行」的命令，指示新的任務是：「加強工作，擴大工作範圍」。除指出嚴厲執行偵查、查封、發告外，並督飭拘捕民主份子，暗殺主張的民主戰士，削弱地方勢力……以便配合「剿匪」的「重任」。對於拘捕和暗殺民主人士，特務機關規定的對法有兩種：「㈠對爭取民主、反對內戰意志堅強的，採取暗殺恐怖手段；㈡對意志比較薄弱的，採取跟蹤和建捕，捕到以後，以限期剋品共關係人來，這共爲悔過書」。

在李公樸被暗殺的第二天，全市的轉巷就出現到街頭貼標語，這些標語，就是記者以前報導過的，例如：「同李聞盟趕快組，來，消滅共產黨，代李公樸報仇」，「李公樸是共產黨殺死的」，「李公樸是艾思奇殺死的」，想借此嫁禍中共，並分化中共與民盟的關係，但是，作僞日拙，造成一種極惡劣的……

特務機關的宣傳組，爲此先到設置展覽分。特務們除張貼這些標語，陰謀貼出後，由特務在穿流探聽閱讀者的反應，如果有人示出表憤恨等情緒，特務們就暗中跟蹤，進行逮捕，擴大殺害青年。李公樸被暗殺後一，一個專門小組，就奉到緊急命令，要在李氏遺體火葬前後，暗殺聞一多……

結果，在李氏遇害後的第四天，真的就發生了聞一多被投遇難的慘案。爲害怕洩露秘密，參加暗殺李公樸、聞一多的特務，都由「外勤」調到內部，終日關在特務機關裡，失去了「自由」，特務們的解釋是：「你們任務已完成，外勤應給別人做，你們先休息一番，做內勤工作。」所謂「內勤工作」，就是把抓捕進來的無辜青年進行吊打、拷問，用極殘忍的重刑，逼使「招供」。過去黨誓主滿時的偵緝隊員，就已經有許多被特務機關拘捕，並看刑審問。

兇手是誰？

▲昆明通訊　據此間國民黨內某高級官員傳出：暗殺李聞兩氏的，正是今日大時「援敵」的某總司令所主使，命他一手所表示角——丘所組織——民主自由大同盟的大頭子王派人幹的勾當。王某總司令曾答應給王一個「國大代表」，暗殺李公樸的國民黨特務李成業，就是「民主自由大同盟」的盟員。（八月一日良寄）

撲滅地方正義人士　實行嫁禍陰謀　以綁票拘捕及編口供爲手段

在李聞慘死後，按照反動派特務的計劃，第二步就是「撲滅」雲南地方的民主份子與正派的舊軍閥。反動派的陰謀手段有三個：㈠秘密綁票，㈡公開以綁捕人，㈢由李成業編造口供，把許多民主人士和雲南的舊部屬都說是兇手……

所謂「謝誠」案

……

巴黎和會前日休會一天　表決制問題尚未獲解決

蘇新時代雜誌撰文希望和會成功

▲綜合報導　巴黎和平會議大會，於四日休會一天，對於三分之二大多數表決制問題，迄今仍未解決，並於程序規則委員會，已提出研究爲四強所呈議的程序規則草案，但對表決制問題還須節讓宗旨見。儲程序委員會可望於大會休會時，以當日時間解決這一個問題。蘇聯對和會更是保有希望和會能完全成功，以奠定國際安全和平的基石。莫斯科「新時代」雜誌曾著文論述和會說：台議可能且必須爲解決戰後問題的重要階段，並對會議的實明解決問題表示信賴。此稱和平的建設，惟有靠第一切大小民主國家的主權始能獲得，組世界持久和平的奠定，國際安全的保障及國際間以認識和平必爲求謀的合作，始有賴於發展一切足以掀起新衝突及戰爭的陰謀煽動份子。

▲巴黎三日電　烏克蘭外長曼諾爾斯基今晚在巴黎和會第六次全會發表演說時，指陳烏克蘭有一點保留外，將支持四國對解決南斯拉夫意大利疆界間題的建議，曼氏建議的港及南斯拉夫間，應成立關稅同盟，使領土糾紛獲得公正解決。他強調國際疆界如不能作公正解決，常足成爲戰爭的原因。尤以過去二十五年中曾受四次侵入的東歐，爲東歐的安定與和平。（中央社）

英軍開入伊拉克　伊朗輿論表示反對

拉加第亞　抵日內瓦

▲日內瓦四日電……明日將在此舉行最後一次會議。（合衆社）

劉寧一同志在滬　暢談蘇聯印象

▲上海航訊　劉寧一同志離滬赴世界職工聯合會執委會歸來，記者特趨訪其寓次，問他對蘇聯的印象如何，承答如下：

大會閉幕以後，蘇聯邀請各國代表去參觀列寧格勒，參觀了許多工廠，許多博物館，看了世界上最有名的歌劇。列寧格勒是被德國法西斯進攻了九百天而都於屹立在全人類面前的偉大的城，大戰結束不到一年，它又帶着全部復興了的姿態和世界職工的代表們見面了。

遼闊廣大的土地

……

沒有飢餓的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凡是被戰爭捲入的國家，差不多都在鬧工人失業，大部份工人都在飢餓綫上掙扎着——無衣無食。只有蘇聯一個國家，在大戰剛一結束，全蘇聯立刻進入了正常的狀態。工廠開工了，工人復員了，他們被蘇英雄助軍又回到機器旁邊，全國正投入了新的五年計劃中。在六百萬人口的莫斯科和二百萬人口的列寧格勒，工作時，馬路上人並不多，休息時，各個娛樂場所全都擠滿了人。工廠百分之九十以上已復工，重工業已建戰前生產水準。工人的生活，也隨着戰爭的結束立刻得到了保障，沒有一個工人失業，沒有一個工人餓飯，相反的感到人力缺乏，他們現在正用改良技術的方法來彌補這一缺點……

美軍在日本備享特權　駐日英軍深表不滿

▲延安四日電　新華社倫敦訊：據日郵報（屬保守黨）列報駐日本大阪特派訪員來電，對目前日境英軍的地位深表不滿。該訪員稱：英帝國駐日軍隊在獲及六月的佔領之後，現正公開質問在現存情勢下英聯邦帝國軍隊的出現於日本是否是優待的訪問。據稱聯合王國、印度、澳洲及紐西蘭派來軍隊人員均埋怨他們被當做女僕的作用。一位軍官說：「我們很快獲悉我們擔任對日本最壞地區之一的不討好工作。不論我們說它如何重要，我們士兵們不久就了解到我們在盟國佔領中的作用，只是女僕而已。我們住在鐵他的地方，甚至一個比較舒適的休假地區也沒有，美國人則佔領着日本每個重要城市及避暑的勝地，估有一切最好的歐式旅舍」。另一軍官說：「日本人知道與日本的軍政府爲此目的派有小組駐在我們地區，甚至在美國人自日本人手中徵用的器物中，英國人要能分得該種器物，亦必須等待六週至八週才能自遙遠的東京取得許可證」。一蘇格蘭的上士稱：他們必須知道英國已被弄成日本人眼中的第四等國家，如果倫敦知道這點，那可知英國在日本是未被很好待遇的。（新華社）

川省參議會竟又擁護徵實

▲成都通訊　關於川省征實，省參議會曾表示反對，並決用大會名義通電全川及各縣市參議會，……

公共汽車管理處無理拘押工人經過

——本報專訪——

公共汽車管理處非法拘押工人代表，武力鎮壓工人事，現在還沒有解決。處方工想盡一切方法打擊工人，分化工人；工方還是在堅持，昨天並招待新聞界。失業工人們，機器工人們，司機工人們，紛紛寫信慰問他們，支持他們，捐款給他們。現將此事經過原委說明於後。

今年二三月間，處方曾訴工人說，將求復員救濟金，每人須領五百元。當時工人有一千多，所領的錢當在五六十萬以上。爲什麼爲了請求復員救濟金，鬧得這麼大一筆錢，工人不知道，但都照數領了。

又隔了兩個多月，工人看見報上揭載行政院核准了復員救濟金，叫各單位造餉冊報。工人問處方，處方說：行政院沒有核准。又說：職員有，大家都有。接着，就走了些高級職員，據說都拿了復員救濟金，工人也走了一些，卻一個也沒有拿到。上月底，工人又去問，第一次處長未見，第二次見了……

行情雜拾

食糧：上等山瓷米每市石一八〇，〇〇〇元；上等西熟米每市石一三〇，〇〇〇元；頭號麵粉每袋七，四〇〇元。

油類：菜油每市担四三，〇〇〇元。

桐油未現交易。

食鹽：花鹽倉價每百市斤二六，一〇〇元；花鹽零售每市斤三二〇元。

食糖：充冰每市担一三〇，〇〇〇元；市担一二〇，〇〇〇元。

燃料：泡炭每百斤八，五〇〇元；扛炭九，〇〇〇元；撿炭每百斤三，〇〇〇元。

肉類：每市斤六〇〇元；牛肉每市斤四〇〇元；鷄蛋每十個五〇〇元。

蘇北問題答客問（上）

長江

在南京中共代表團客室內，有些記者對蘇北提出了許多問題，也有些討論。下面就是我與他們對話紀錄的大半段。

蘇北內戰　責任屬誰？

問：「蘇北內戰誰爲首，國共兩方宣傳不一，究竟是那一個打第一槍？那一方面應負內戰的責任？」

答：這事很簡單，只要看戰爭在什麼地方進行就明白了。如果新四軍首先進入國民黨統治區作戰，那新四軍應負內戰責任，反之，國民黨軍首先在解放區內作戰，那國民黨就不能推脫發動內戰的責任了。現在蘇北所有作戰地區，都在解放區內，誰攻、誰防守，就很明白了。還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允許中外記者自由去蘇北採訪，民衆也就會立刻明白，我們是使手散，如中外記者去蘇北解放區自由採訪的，但是，諸位都知道的，國民黨政府對此卻不同意。這不是心中有冷病，害怕吃西瓜嗎？

問：蘇北到底打得怎樣呢？

答：打內戰總是痛心的事。我們被迫起而自衛，也是非得已，絕不是可以誇耀的事情。從十五日到二十二日，蘇北不幸的內戰，已進行了一週。國民黨軍在南線攻擊的重點，集中在如臯，西面在天長，南面由揚州之二十五軍……

大體上告一小段落。國民黨軍一〇〇軍及四十九軍，在南大會戰後，至二十二日爲止，已有一萬二千人放下武器，包括四十九軍軍長王鐵漢先生及副軍長王克俊先生在內。死傷逃亡者還不在內。這固由於蘇北解放區軍民堅決自衛的結果，但國民黨軍對內戰士氣不振，也有很大關係。不過，江南部隊正源源增兵江北，好戰派如不改變政策，停止進攻，蘇北內戰還會擴大下去。

「蘇北難民」內幕真象

問：聽說你們蘇北政治很壞，民怨沸騰，人心渙散，大批難民逃亡出來，還要打個翻身的一「翻」……

答：把蘇北描寫成爲黑暗地獄，完全是國民黨根據內戰陰謀所作的惡意宣傳。他們最大的論據，就是說蘇北有所謂「大批難民」逃亡出來。因此所謂「蘇北難民」問題就鬧得滿城風雨，好像不可終日。如果有難民的地方，就是政治黑暗的表現，就應加以征伐。在這樣大戰之後，尤其在內戰未停時期，那裡沒有難民？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廣西……都有大批難民，這不都是國民黨統治區麼？是不是也同樣可以用軍隊加以進攻呢？有難民是一回事，以「難民」爲藉口來打內戰，又是一回事。如果不是爲了藉口打內戰，那麼湖南難民比所謂蘇北難民多得多，爲什麼政府卻不去負責你們救濟，而只注意蘇北呢？

解放區內　資本家很多

從減租減息　到耕者有其田

開會講道理　就叫作「鬥爭」

新華副刊

被捕

尖明

當劉光明被關進的這一塞邊：陰沿，特別是晚上，月光鋪得銀晃晃的。黃致遠沉在收空的書桌上，合上眼張着書桌，當作臨時床鋪。現在，他正躺在床上，兩個眼睛睜得大大的，盯着月亮；月亮拖着白雲，悠悠淡淡的月光，他的心靜一樣的沉着。他不動。看樣子是在尋心的話，聽月亮在慢慢移動的聲音。

一個陰暗一般黑，一般大的影子走近他的床邊——。

「黃致遠，外面有人找你，你出去看看——該不是你家出了甚麼事吧！」校長的口氣，好不平常關心。致遠他直無話可答。只一棒企，對於今天上午發狂似的天堂校長貪污的情形，覺到有點失悔和負責了。

校門外邊散佈的話流瀉個人。當他叫院老王，問那個找他的時候，一個歪說革幢的人走近他身邊，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他翻臉一看，並不認識。他想起了一年前的一個夜晚，劉光明被帶去住了三個月監牢的事；於是想掙脫溜跑，可是，他記得一根老粗指太的硬東西抵緊在他的脊上。他不敢掙扎，被帶走了。

他心裡一片茫然。好久，他才鼓起勇氣問了：「到底為了甚麼事情要我去？」

「不准問話！」歪嘴的那位兇神惡煞的說。

他心裡奧澳的跳。他想：未必造了劉光明那一吓？但是，劉光明，據校長說是因為他看×××自傳，我從沒有看過呀！啊，未必是我在黑板上畫的高個子像！？高個子……但這有啥關係呢？我畫的人很可多啦，從小就愛畫的興趣長趣……我愛畫，畫也是犯罪呀？！不，不，與劉光明有關係。是不是校長疑心我？劉光明不是校長因為校長恨他寫要生那件事嗎？……

從家裏大門進去。他常經過這里，看得熟悉，門坊下掛的是××縣黨部的長條木牌。——真遭了，劉光明氣一昨呀？這一問，貼在他的心上，久久不散。

歪被革幢的那位，監視着他。隨後，把他帶到一個小屋里去，他四面八方掃視一下，屋子擺設簡單，一張方桌，兩張凳子；進門的窗腳下堆着高高一堆磚塊，樑上掛一根粗繩，斜家的掛在壁柱的釘上；桌的土空吊一盞電燈，從燈頭出暗綠的光，陰森森的。他打了個寒噤。

一個人從桌子後邊的一個小門洞中鑽出。黑衣衫，黑褲子，臉被電燈光映得綠蔭蔭的。

他頭腦齊了。他腦里恍惚惚過一句問話：「這究竟是在夢境？還是在夢遊陰司？」

「你是好久加入的？」黑眼鏡對着他。又自己介紹說：「我姓陳，我是法官。」

致遠弄得沒頭沒腦，只是痴痴的看着法官不敢哼聲。

歪嘴革幢的那位，搜出手槍，向桌上一撴，紅眉毛綠眼睛的威嚇着：「不說，打死你！哼，看不出來，騙倒人小鬼大！」

無端的冤屈使致遠想哭，也使他感到憤恨，他出於正義的怒吼了：「你有什麼理由打死我？」同時掉頭看着法官：「我沒有罪！我沒有罪，我是一個學生，法官與我有啥關係？」

法官拿出一本×××自傳：「做你為什麼讀這個？這就是有罪，這就是與法官的關係！」

他沒有呼聲，他只想着：劉光明坐三個月的監牢，說他讀過×××自傳，現在又說我讀過×××自傳。但×傳行事，×××由傳，不也有罪的嗎？一升恐准實不准讀了，難道讀了也是犯罪？——他這樣問幾乎跳出口來，他突然感到，如果這樣一說，就等於自己承認讀過。所以，他一直沒有呼聲。

劉丟在樑柱釘子上的繩子垂直了。他被反背着手吊在上面。指頭火辣辣的發痛——手臂酸麻木了——腿上大汗汪汪——身上的衣服濕透……

法官輕言細語的引誘他：「你說，你是好久加入的？只說一句，我就放你下來。」

他哭，他叫：「我是學生，我沒有罪！我沒有罪！……啊，校長貪污沒有罪，我好好讀書有罪!?……」

「你不說嗎？加碼！」

法官面目可猙的咆哮。致遠的背上多了一個磚塊。

哭也不叫了。致遠昏昏糊糊，不知放了下來。他蜷縮在地上，兩手合抱住剛才移歸過的手腕。

「把他帶下去，明天再說，」他向歪嘴革幢那位說，又轉向黃致遠：「你今晚下去考慮考慮！」

致遠以微弱的聲音回答：「我實在沒有什麼可說。」……

破獲

紗沙

拿簿點名般，從屋子裡抓出人來，生怕你溜跑，綑子一捆，捆走了。在你胸亮上，貼一張字條，百十個好人變成了『奸匪』。說呀！你說我說呀！『李成某和我很要好，我們都是暗殺團……』在黑夜裡，

很久很久不見一絲回聲，臉紅卻怕得發抖。就是一個啞巴，也要你發話，不顧寃嗎!? 給你嘗一嘗『電氣化』的滋味，要想逼出一套『八寄』來——紙在比的痛苦和昏迷裡，你還得學習鼻舌，『李成某和我很要好，我們都是暗殺團……』於是，『真象大白』！

老百姓心目中的陶校長

劉陽

今天下午，我們懷着悲寂的心情，到陶先生所一手扶植的識字班去致哀。當錯縱上的時候，我們的老百姓，都用悲憤的眼光望着我們，彷彿失去了爹娘的孤兒，有的還在不理搖搖頭，輕輕地嘆息撫，然後就用衣袖擦着他們那被眼淚佈的眼臉……。

到了識字班，同學們——那些飽嘗苦難的鄉下女人，男人，看見我們——都靜靜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好像替我們的到來。我沉痛地走到桌子前面，把陶先生的噩耗一向似淚，把陶先生生前的作風講給他們聽，最後我說：「同學們，陶先生去年太學了，他還沒有親眼看見中國的鄉人都有飯吃了，有書讀的時候，他就離開我們了……！」我本想再說幾句鼓勵他們，也是鼓勵我自己的話的，然而我說不下去了，我的喉頭給什麼東西塞住了，我再也抑制不住我的眼淚了。

已經上了三十歲的傘校長的張甲長也禁不住抽泣了。五大嫂哭得直不起來。

我全身無力的靠在一根柱子上，撩起眼淚水呆呆地看着他們。

不時對識字班的事很熱心的張甲長，紙時站起來很激動地說：

「×先生，各位同學，從前，我們受着別人的踐踏，但，別人的甲；他說我們鄉好多谷子，就傳給好多谷子，你不敢短他一粒，從前，你去公家的學校讀書，要繳兩三千塊錢，我又繳不好，而現在×先生他們來教，又不要錢，還要幫給紙硯，教起來又下細得很，又不打人，你們還發（指小同學）還不好好讀書，嘴個對得起他們先生，又嘴個對得起陶校長？我希望各位同學再用心讀書，將來才不受別人壓迫。」

聽完後，王大嫂也站起來說：「各位同學，二娃的爸（她的丈夫），說陶校長是共產黨，叫我不來這裡讀書，哼！我才不信，陶校長是共產黨，那麼就是他是共產黨，他是一個好人……」

廿××也惧氣憤的接着說：「我的二娃被拉去當了幾年兵，現在還不見回來，校長，保長選些人每天都要我們出這個錢，出那個錢……我們幾，我也喜歡陶校長的！……」

他說完後復氣憤的坐下了，我聽到這些話過後，心中感到興奮，同時又感到很難過，這就是中國受苦難的老百姓說出了他們生活苦衷的話啊！教完課之後，我們回到學校，××老先生告訴我說：「地方上的×老先生現正籌劃着，要給陶校長在附近立個紀念亭呢！」我當時聽了，心中感到無限的興奮和快慰，這位偉大的民主戰士，教育大師陶校長，他是會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的。

海軍的悲劇

燕君

最近才到上海的美艦『中國(?)』海軍，奉命開赴青島天津等地打內戰。於是艦上士兵紛紛聯名要求退伍（見一日上海文匯報），這本是真正愛國愛民，鑒軍人天賦的合理要求，可是『當局』……對這項要求，未允所請』。這些可敬的海軍士兵們，當初本是抱着愛國愛民的熱忱和志願而投效的，可是一經踏上兵艦，也就不准你不『美』化！你要愛國，『當局』卻要你鎖國！你要愛民，『當局』卻要你殺民！在所謂『軍人以服從為天職』的高壓下，退伍不准，便逼得你替獨夫民賊充當砲灰，作禍國殃民的工具，完全違背了投效的初衷，這是請求退伍不准的海軍士兵們的大悲劇，也是國民黨所有海陸空士兵們的大悲劇。

然而，解放自己，真正愛國愛民的道路並不是沒有的，湯朔殉將軍，劉善本上尉，已經有了光輝的榜樣。

交界線——鄂行散記

于加

為了解決一家大小五口的生活問題，我不得不回到這曾經淪陷過又被解放了的土地——我的家鄉。一路上我懷着複雜的心情；雖然自己是教書的自由職業者，但那邊的人會不會像仇恨那生長罪惡制度的人一樣仇恨我，而剝奪我的自由呢？

有如登夜的小偷，我提心吊膽一步一步地背獨行。邁着一紙證書和兩片嘴脣，我打通了這邊的一次又一次的盤問，但越接近交界線，那守衛的哨兵就越難應付，他每一句問話，都像那矗立着的層層碉堡和叢叢大砲一樣地威脅着我。我想：那到了那邊的防線，那盤問將決不是我的智慧所能應付的了；那邊，一定也有碉堡，大砲……。我喪失了行走的勇氣，但轉回呢，又更蹩腳……。如今，於是打腫臉也得充胖子，硬着頭皮，也只得轉過去。

意想的是，一個關哨，並不會聽見大砲、機槍，甚至武裝的人。後來，才聽說這二段十五里長的地方『兩不管』，只是兩邊都有便衣來往巡邏，越近，越那邊的恐怖陰森，我內心的愈感覺，旅行程一步一步地加深。前面，沒瞧見什麼阻攔工事，卻如我預期地出現了我們所立着的帶槍的人。

『從那兒來的？』

『漢口。』

『到那兒去？』

『××店，回家。』

『你是幹什麼的？』

『教書。』

『有沒有證件？』

我用顫抖的手把證件遞給他，我等待着判決——等待着死刑的宣佈。

『有武器沒有？』

『你們查。』我拍拍頭，便懶懶地把小包袱解開。

他們習慣地仔細檢查，這就顯着孩子也顯釋了。我們無言地對望了幾秒鐘。終於，一位士兵說了：

『先生，對不起，麻煩了。你知道，我們這樣查是必須的，這是為了我們自己也為了保衛老百姓的安全。你知道，自從一月十三號停戰令打生效起，我們就實行一致地忠實執行，對於恢復交通，我們會盡力只迎合鄭該大努力，軍民合作趕修漢宜公路（漢口到宜化店）就是一個例子；對於復員還鄉的軍民，我們願盡力幫助，決不加以任何留難，你既是學校教員，我們當然不會麻煩你，如果有困難，只要可能，我們還樂於效勞。而他們呢？我誓我們的復員軍民，你從那邊過來的，一路上的碉堡大砲你不會沒有瞧見，這些，全是事實，——。好了，今天就擱了你趕路的時間，對不起，請原諒我們的職務。』

我沒說什麼，一剎那間，我對過去一切看法和猜想都打了一個問號，我覺得：像傳說似的『異黨』……我默默打量那一付又一付和藹的面孔，於後羞澀而感慨地說：

『同志，同志』。

卅五年七月追記

不是新聞

香港訊：一位叫做張××的男子，因屢犯竊案，經被判驅逐出境×年，近被發覺他私自潛回，又被他往捕送訊，他供稱：『余係奉珠江縱隊共救國會命武速來港工作者，並非普通竊賊，同作不法行為……』

原來反共專家就是這一類的傢伙！

× × ×

××縣的縣訓班上，縣黨部宣傳委員講話，他說：『宣傳的要點，第一是要着於改變事實，第二是要於造謠情況……』

這位先生可說是得了中央社的真傳。

× × ×

南州樂界石鎮，上月十七號，逢場期，正當熱齊的時候，有幾位青年路過，趕場的老百姓便一閧而散，米鎮、雞蛋、柴火、小菜，丟了一個精光，因為前一天南彰光過兵，拉走了一個奶媽，他們以為今天又拉到界石來了。一場虛驚，據說損失在百萬元以上，其中一個婦女是蛋販，因為雞蛋大都打破。

代郵

牧宇兄：

請即來星廬一談

謝韜

呂梁英雄傳

馬烽 西戎 著

第十一回

[illegible]

康明理念要知道他說造反是指誰，便故意引逗他說：『你老兄是有本領，不敢說村裡有人想造反，就是誰肚裡想甚，也逃不脫你老兄的眼。我不是當面奉承你，康家敗當情報組長還甚？他連你的腳後跟也拾不上。』王臭子抽了兩口煙精神大了，拍康明理這一說高興的眼裡放光，坐起來說：『咱們也不是外人，實對你說吧，你知道看來村裡實貨的那個姓武的是誰？嗎！那就是八路軍的武工隊。』康明理心裡暗暗吃驚，但裝出平靜無事的樣子問道：『你怎麼查出來的？恐怕不是吧！』王臭子把脖子往後縮勾上一推說：『要不是武工隊把我的頭割了。那人是水峪鎮人，叫武得民，日本人沒來以前就參加了八路軍。我在水峪鎮見過他。』停了一下又說：『這事沒第二個人知道，日本人說抓住一個武工隊賞五百元。你看我瞞牢不嚷你要我寫個情報呢！我了寫錢不應他。』康明理想了一下忙說：『你這裡紙筆紙墨什沒甚，等晚上我帶來寫吧！這個小事還不能幫忙？不過你千萬別向旁三個人說，要是有人搶了頭功，可就沒咱們的份了。』王臭子說：『那事我心裡有數哩！保險漏不了風聲。』康明理又說了幾句奉承話，便出來，慌慌忙忙來找雷石柱。

卻說雷石柱鎮聽着康明理說到家裡，見衆人都散了，老武和孟二楞還在等着，康明理忙把王臭子的事情，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孟二楞沒等聽完就喊：『我去收拾了這個狗雜種！』老武搖了搖頭沒說話，只是眉頭越皺越深，兩手撐着腮巴思謀着，石柱注着老武，臉上也憂慮卻色，屋裡靜了一陣。老武把手猛的一拍說：『不成問題，借刀殺人吧！』如此這般說了一氣，三個人臉上的都笑開了。康明理便出來，去找見康家敗說：『王臭子，你快死了，他說你是漢奸，要去報告八路軍抓你哩！』康家敗嚇了，氣得那頸黑臉變個火星，康明理見時機有利，便附出同情康家敗的樣子，上去小聲說：『他要搞，你就先搞他，他甚都告我了。你說上衣松樹林里檢視，也是他自己引來的八路軍，連二先生都不知道。』康家敗一聽，就是搞死王臭子的個好把柄，便指手劃腳的說：『好！王臭子你敢私通八路軍！二老爺去盤軍面前說句話，馬上要你的命！』康明理接上說：『先下手為強，後下手的遭殃，商議着日本人快去吧！遲了就落到他圈套裡了。還是有點有麻煩的事，一定要告日本人把他弄死，不然放虎歸山，咱們就吃不了兜着走哩！』康家敗說：『不怕，叫他歸天吧！』說完，騎上驢西往口就奔到漢家山。

到半下午時分，王臭子正要去找康明理寫情報，一出門就碰上據點里派來的兩個僞軍找他，說『皇軍』有事要叫你哩！王臭子想，這是發時務費，便興沖沖的跟着來人，一氣趕到漢家山。剛進了碉堡的門，猪頭隊長劈頭就是一馬鞭打來，王臭子被打得辣辣的。正要開口問，只見猪頭隊長把棒槌用力一拍，喝道：『你的通匪，良心大大的壞了的。』說時，皮鞭在王臭子身上頭上，好像擂泥一樣的響起來。王臭子卻還是這一敲，喻如嗆火節燒一般，頭上轟的響了一聲，兩眼登時發黑，他就哭喊叫的分辯道：『不……是……是我……是我…通匪』本來話說數不清，又說這一番，早已不知東南西北，結結巴巴說了半天，日本小隊長聽成『是我通匪』，隨即這屈側翼，哦從腰中拔出明晃晃的馬刀一閃，那頭顱落，早已滾出丈把遠去了。

衡陽——籠罩着死亡陰影的城市

A.Cottrel

（原載八月三日密勒氏評論報）

衡陽，這兒是一地籠罩着死亡陰影的城市，被太陽晒黑了的屍骸橫躺街上，還有着生氣，衰弱的饑餓躺在旁邊，已經沒有足夠的氣力來乞討了。

吃野菜等草根過日了的鄉下人，離開了他祖先遺留的家園，聚合到這個城市裡來，毫無結果的尋找食物。走到之後，疾病和飢餓把他們弄得衰弱不堪，同時發覺了這城市的貧民遭遇着更壞的飢餓。衡陽有八個臨時難民收容所，擠滿着五千個以上失去人形的骨是疲勞和飢餓自困的湖南人民。在這個毀於砲火的城中，變成了全中國受災人民的最大的集中地區，但即使如此，衡陽也不過是湖南七百萬飢餓人民的一小部份而已。

死神在叫囂

在這裡，在這紅色泥土的山岳旁，飢餓襲擊着殘餘的人們，死神在瘋狂的叫囂着，成千死者碑上都應該是同樣的字句——「沒有足夠的米穀」。在這裡，善後救濟總署和行總遇見了最大的一次挑戰。現在湖南南部，在這個三十萬人口的城市，米糧幾乎在普通平民的面前消失了。

中國中部的男女災民可以舉出許多他們餓肚子和飯碗空空的理由。日本人在七年的戰爭中把湖南作為主要的戰場，這是以「中國米倉」著名的湖南省有史以來遭受最嚴重的災荒的原因。

湖南全省百分之七十——大約等於美國台哈斯省的一半——被日本人侵佔過時他們殺死了五十萬湖南人民。湖南南部的廣大區域被三十萬日軍由此進入廣西，所蹂躪。所有的米糧存儲被搶光了，大多數的田畝未曾耕種，因為中國農民向山地裡逃亡了。

除了農村勞動力的減少，和日本人故意殺死不可缺少的耕牛而外，大旱又損毀了去年的收穫。湖南去年的谷物收成只有戰前正常標準百分之二十五，全省也只有百分之五十。

中國伯爾森

成千成萬的國民黨軍隊經過湖南，像其他的軍隊一樣，寄生在湖南人的身上。把湖南看成他的谷倉來榨取，大部份的軍糧從湖南徵集，這個區域的糧食被榨光了。

在這種打擊下面，湖南的經濟動搖了，衡陽變成了中國的伯爾森（譯者註：納粹德國的一個大集中營所在地）去了。這種比擬是一位曾經看過德國死亡營最近報導說的。

饑荒爆發在八個月以前就被人指明出來了，但是由行總主持分配的聯總的糧食供給太少而且也太遲。因為鐵路癱瘓，長江和湘江水淺，到最近，救濟品的運輸幾乎等於不可能了。

但是最近鐵路已經復原，水位已經昇高，坦克登陸艇已由聯總和美國海軍移交給中國政府，運載各項救濟物資到湖南去。從歸貨口岸長沙，這些救濟物資當再經由車輛分送到饑荒的區域。

然而儘管有這些努力，衡陽每天仍然有四十至五十死亡。——這個死亡率高於二年前日本人圍城四十七天的死亡率。（L譯）



廣西人民在饑餓中搏鬥

曉朱

活着的屍骸

廣西本來是中國最貧苦的一個省份，在反動的破壞和蹂躪之後，今年又遭遇着從古未有的大旱災；饑荒的饑荒使要外形上便可以知道人類骨瘦的大概形狀了。下鄉看看饑民的肥着們，目睹着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無不流下眼淚。救濟分署的劉署長說：『假使我還能夠看着災民這樣的慘情，我將要發神經病了！』

在這種情形下，廣西各地便普遍地激起了。

饑餓的怒火

在懷遠：滿兵買了搶百姓把米，明要開走，許多老百姓來，把車子圍了起來，有的百姓人甚至躺在地上，若走，兵大聲們拉得一個起來，別一個又躺了下去，迫得他們沒有辦法，只得退還出，實還給老百姓，才空車走了。

在宜山：一軍人擠在一輛軍車上，爭先恐後地搶着，兵在車中的米，徒一隊的押解的兵也只能隔住，無助的民衆饑餓的苦哭。車中千多斤米只剩下十分之一了。死亡，一方面是人民的饑餓的食污，一方面官吏中飽救濟物資。

富川縣長向縣參議會報告說：『富川饑民現在已有十萬人上，急待救濟』，再三請救濟分署急迫救濟，大家紛紛前往救濟，可是隨後設救濟分配給富川縣十噸糧食，三十噸熟粥已僅去了一個多月，而且在八步設立了一個辦事處。但是八步運出的九千元一擔，因為富川的米賣價高到一千元的運費，在八步的每擔又多得高運到富川，實千元，口頭的運費話說：可以多得七百元糧食災民（即十噸糧約可賺二十萬元），可是饑民們『嗷嗷待哺』的個去了，災民到現在還沒拿到一

鄰縣來了。興安一帶，沿公路三百多里內，看不到米囤，耕牛、猪、馬甚至雞犬不聞。除了枯槁似地人形蠕蠕活動而外，村子里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音。全縣二百七十村，只有幾村勉強可以過活，在興安，沒有做吃的佔百分之九十以上。饑饉十分之八、九的居民全靠樹葉和草根作食料，春耕播下去的種子，第二天就被饑民挖去充饑。

興安人口一共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多人，受饑餓災的十四萬多人，其中沒有米吃不得不吃野果菜樹根的就有六萬六千人。

路過，桂東賀縣雖然沒有淪陷過，可是在三十四年，有國民黨軍隊四個軍八萬多人經過那里，消耗糧食一萬多斤，且在這個月裡駐紮了一個半月，另外又發交軍糧站一百二十五萬斤，上去年的天災：……，於是加上小孩子們面黃肌瘦，肚子便畸形，且因為經常吃草根樹皮，吃不知道飽，難道有的吃過挪了，肚子一樣了。

一個婦女帶着兩個孩子，從丈夫出征被迫死後，便沒法過活了，迫不得已，偷到家宅的生活一草米吃，被主人提到，戶主去找她，見她餓得慘，不忍責罵，反給她幾斤米，她就拿回去煮來吃，因為餓得太久，腸胃已經起了變化，一次吃個不飽，再吃……到了半夜，母子三人都因為吃得太多，脹死了。

在廣西所有的災民們都飢瘦得像骷髏，從他們

還得自己靠自己！

饑餓使人痛苦，但也教會了人思索，在和死亡搏鬥時，平樂的老百姓自己組織起來了：

平樂的救災組織，除縣有社會救濟事業協會外，各鄉有鄉救濟會。為了使他們在分配得到公平起見，各個鄉救濟會的委員，一半是由窮人推任的。同時規定辦法：富戶存有餘米不繳，全出資時價，須無息地借給災民；災民的死亡要鄉長負責，失死之前鄉長必須報縣府設法救濟，死前不報，則唯鄉長是問；糧物的分配，讓災情的輕重分甲、乙、丙、丁四種，乙種得甲種的九五成，丙種得八五成，丁種得七五成，救濟糧米到就按這已經的等級分配。經過人民從自發的組織，雖然救濟的糧食仍然是杯水車薪，但貪污中飽的現象卻減少了。（曉朱）

東南西北

▲河南人民除了徵實、徵購、供給軍糧，現在還要供給那些已是由敵人改編的土匪，現在又由政府改編成團隊的團隊。

▲戰時的河南，會有過『兵災』、『旱災』、『蝗災』、『湯災』，現在河南人民受到的是『兵禍』、『賣禍』，今年麥收不及三成，供養的國民黨內被軍隊數達七十八萬。改編的僞軍和地方團隊還不在內。

河南人懸樑投井　張天師設壇降妖

▲豫陝鄉的老百姓深公然，今年共收麥三斗，『團』捐的『團根』共六斗，他收到的麥子全部繳出後自縊而死。國中央的安陽通訊也不能不說：『安陽人的附條路，無力供應並發，極緊，救不了！』

▲浙西鹽民的負擔，計有：『……勝利公債、儲蓄金、縣級公糧、任務糧食米、制服費、區子彈費米、損耗米、區夜會食米、食補特士兵米、縣大隊額外人員主食米、水口民俠兵米津貼、械手給支保隊費、招待一往軍隊聯保辦事津貼費、經川……』上列攤派中，徵實、徵借還未在內。

▲無錫虎疫流行，迷信天師的善男信女，請張天師設壇降妖，無錫縣長徐淵若特親臨拈香，並……[illegible]